

民國叢書

第二編

· 50 ·

文化 · 教育 · 體育類

古今典籍聚散考

陳登原著

書林清話

葉德輝著

書林餘話

葉德輝著

書林別話

盧 前著

中國雕板源流考

留 菴著

上海書店

葉德輝著

書
林
餘
話

序

余撰書林清話刻成後、以前所採宋元明人及近今諸儒說部筆記、涉于刻書之事者、未得編次收入、又已所論述爲前所遺者、拉雜存之、書篋其中、或有裨掌故、或足資談助、既不忍割棄、又不成條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上下二卷、名曰餘話、謂不足以續前話也、癸亥初秋記

民十二

書林餘話卷上

南陽葉德輝煥彬甫述

宋無撰人愛日齋叢鈔一云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版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爲漢使楚假道荊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

塵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仿其製作、刊版於國子監、爲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鏐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爲印版、則非李鏐書、仿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版、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鶚卽鏐也、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版

爲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始自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版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爲版本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印遂以爲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宋邵伯溫聞見錄十六云潞州張仲賓字穆之其爲人甚賢康節先生門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縣十五六歲

時猶爲兒戲、父母誨責之、卽自奮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遷於州、三年、其資爲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於一路。又曰：爲富家而止耶？因盡買國子監書、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從孫仲容、仲賓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可謂有志者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二十云：東坡倅錢唐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鶴、詩大小雅本是老鷗、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甯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

宋邵博聞見後錄五云、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家伯真公歲竹堂殘鈔本作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於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宋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昔時文字未有印版、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刊版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版九

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宋蘇軾仇池筆記上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賤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舛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女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其南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二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宋邵博聞見後錄十九云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

刻本無求

字曹倦圃藏鈔本

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

誦其詩卽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強壓香膠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膠。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春膠爲香膠也。

宋周煒清波雜志云：印版文字訛舛爲常，蓋校書如掃塵，旋掃旋生。葛常之侍郎箸韻語陽秋評詩一條云：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耳。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要如此。葛之說云爾。煒考此詩乃東坡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首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槐綠榆影。終篇皆爲子由設。當是誤書子瞻爲子美耳。此猶可以意會。若麻沙本之差舛，誤後學多矣。

宋朱或萍州可談云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諸生易題出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先是福建書籍刊版舛錯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著福建本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七云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湯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概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卽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

通顯

又五云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宋車若水脚氣集云張主一有春秋集注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於瑞州守董華翁蓋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

宋費袞梁溪漫志六云蜀中石刻東坡文字稿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于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筭子學問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于臣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患方多傳于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
 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
 散財爲急後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
 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
 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
 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
 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
 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
 議編寫進呈塗去編字卻注稍加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
 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獲鬼草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

出師而呼韓來廷效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
見于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
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
子孫而下云施于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
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
二十六年字並塗去改云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
勅諸將改作申命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
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疆漢雪渭
川之恥尙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
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
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

宋朱弁曲洧紀聞四云穆修伯長在本朝爲初好學古文者始得韓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旣饗我以韓而又飫我以柳謂天不予饗過矣欲二家文集行於世乃自鏤版鬻於相國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來酬價不相當輒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或怪之卽正色曰誠如此修豈欺人

一作欺相

者士人知其伯長也皆引去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四云王洙原叔內翰嘗云作書冊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鈔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績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冊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績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

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于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績也

宋洪邁夷堅丙志十二云紹興十六年淮南轉運司刊太平聖惠方版分其半于舒州州募匠數十輩置局於學日飲酒喧嘩士人以爲苦教授林君以告郡守汪希旦徙諸城南癸門樓上命懷甯令甄倚監督之七月十七日門傍小佛塔高丈五尺無故傾摧明旦天氣廓清至午黑雲倏起西邊罩覆樓上迅風暴雨隨之時羣匠及市民賣物者百餘人震雷一擊其八十人隨聲而仆餘亦驚愕失魂良

久樓下飛灰四起。地上火珠迸流。皆有硫黃氣。經一時頃。仆者復甦。作頭胡天祐白于甄令。入按厖內。五匠曰。蘄州周亮建州葉濟楊通。福州鄭英廬州李勝。同聲大叫。踣而死。遍體傷破。尋詢其罪。蓋此五人尤嗜酒。懶惰。急于版成。將字書點畫多及藥味。分兩隨意更改。以誤人。故受此譴。宋王明清投轄錄云。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不勝忿躁。凡用藥物。故意令誤。不如本方。忽大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云。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閩閩也。臨安也。閩楚滇黔。